

心事浩危
連廣宇

——作家「文心」窺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继凯著



心事浩茫
連廣宇

——作家『文心』窺探

李繼凱／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事浩茫连广宇：作家“文心”窥探/李继凯著.—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4

ISBN 978 - 7 - 5203 - 2163 - 1

I. ①心… II. ①李… III. ①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I2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313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杨 林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4.75
插 页 2
字 数 447 千字
定 价 1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得到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1&ZD113）资助

目 录

引 言	1
-----------	---

上篇 现象分析

第一章 古代情爱文学的心理意识和文学呈现	7
第一节 古代情爱文学的生命意识	8
第二节 古代情爱文学中的礼教意识	29
第三节 古代情爱文学的表达模式	39
第四节 古代情爱文学书写中的性爱歧变现象	48
第五节 古代情爱文学中的淳朴自然格调	63
第二章 现代文学的心理意识和文学呈现	79
第一节 “五四”文学：现代生命意识的觉醒	80
第二节 前期创造社：“创生”意识的萌发	90
第三节 新文学作家：求沟通的读者意识	105
第四节 接受与创化：现代作家与心理分析	128
第五节 抗战文学：战时缪斯及雾中激情	149

第三章 西部文学的“西部梦”和文化心态	166
第一节 “半壁江山”的重建：西部文学批评	167
第二节 阿来现象：西部作家的“西部梦”	181
第三节 秦地小说：原住地作家的废土废都心态	195
第四节 路遥文心：秦地作家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	220

中篇 个案透视

第四章 “鲁郭茅”的情理交融、交织和交错	235
第一节 论鲁迅、茅盾农村题材创作的情理交融	235
第二节 人际与性际之间：鲁迅与茅盾的交友与婚恋	251
第三节 阿Q尼姑们：性际关系畸变的艺术象征	275
第四节 女神再生：郭沫若的生命之歌	288
第五节 守正求变：茅盾的生命追求和精神	303
第五章 “沈张郁丁”的人性探寻与心灵叙事	322
第一节 民间原型重构：沈从文的原型叙事	322
第二节 幽微而苍凉：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异化	338
第三节 愁怨与变态：郁达夫的忧郁情结	350
第四节 双性化丁玲：“文小姐”与“武将军”	360
第六章 异域作家笔下的爱与美及其艺术景观	372
第一节 《源氏物语》：紫式部情爱的投入与呈现	372
第二节 纤细的感触：川端康成笔下的爱与美	380
第三节 遭遇后现代：村上春树笔下的女性	389
第四节 自然之恋：泰戈尔的情爱与创作	409



下篇 理论探微

第七章 复杂的性际世界和丰富的文艺思想	421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性哲学与文艺观	421
第二节 学科交叉语境中的文艺性学建构	435
第三节 女性文化与艺术女神的深切关联	457
第四节 性别差异制约下的文学创作活动	468
第八章 文学比较与心理批评	481
第一节 文学比较与性别意识	481
第二节 新时期文学心理批评	493
第三节 渴望创造的主体论者	514
第四节 “乏”感受的当代文学评论	529
余论 重构文心	537
参考文献	543
后记	549

引　　言

就“人文”而言，亦可分而论之：“人”之自身始终都会存在“身心”问题，具体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则有生理和心理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关于“文”，自古就有“文心雕龙”宏论，包括了文心化文、细论文心以及文心雕人、文心外化诸说。时至现当代，这种文论思想依然有着广泛的影响，早在1934年民国时期就出版了《文心》一书（叶圣陶等著，开明书店），即使在海外华文文学界，也通过建立卓有影响的“文心社”和“文心”网站（www.wenxinshe.org）向伟大的“文心说”致敬。总之，人与文休戚相关，尤其是人心总与文心相关相通。

在人类的思想史或心灵史上，大致经历了“神本”“人本”和“命本”三个阶段：人类历史上经过漫长的“神本”时代，进入了“人本”时代并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然而，如今地球村却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命危机，人们通常将其视为生态危机，从自然生态危机包括天人关系失衡，到精神生态危机包括信仰严重缺失，都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丧钟为谁而鸣？”生命往往落入险境才会逼出更为强烈的求生意识，文化经过反复磨合才会从“神本”“人本”逐渐演进至珍重所有生命的“命本”境界。

中国现代文人创造的“新文学”便涵容“人的觉醒”和“新生命的



憧憬”，从中也折射出他们的人生之梦。揭露“吃人”的历史与现实，这是鲁迅的文学主题；歌唱“凤凰涅槃”的悲壮与欢欣，这是郭沫若的文学主题；崇尚“自然人生”，展示“美在生命”，这是沈从文的文学主题……而他们共同的主题则是关注人的现代命运，促进现代文化的发展！

于是，中国有了真正的“新文学”！有了“古今中外”化成的现代文学！

方东美曾说：“天地之美寄于生命，在于盎然生意与灿然活力，而生命之美在于创造，在于浩然生气与酣然创意。”^① 只有应运而生的新的生命才能孕育出新的文学，而新的文学反过来也培育了新的生命。只有坚韧不拔地追求“现代化”的民族和个人，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新的生命，也才会创造出与旧文学迥然有别的新的文学。“人”的现代化与“文”的现代化在生命更新的前提下，才能获得真正的统一。这实际是几代作家共同的信念与追求，自“五四”以降的中国新文学，是我们民族与作家个人生命之树上绽开的花朵、结出的果实。我们瞻仰着新的生命所创造的文学胜景，也为新文学的屡遭劫难却仍生生不息而感喟不已。但我们尤其怀念那些直面人生、勇辟“崭新的文场”的闯将们，是他们“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鲁迅《论睁了眼看》）生命文学，为后继者做出了榜样。今天的我们，应该以生命的名义，向他们致敬！

世间有了生命，有了人对新的生命的向往与追求，才会有浩然生气与酣然创意，才有了“热爱生命”的赤诚，也才有了“创造生命”的美好。而这赤诚，这美好，正是文学不可或缺的“生命机制”。然而真实的生命，远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人的生命之谜对于人类自身来说，具有最大的魅力，也具有最大的魔力和迷惑。倾向于“神学”或“兽学”（动

^① 方东美：《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中国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页。



物学）方面的探讨，就表明这魅力与迷惑是同样的巨大。将人仅仅单方面理解为理性人或感性人、社会人或个体人、“神人”或“兽人”显然都是偏颇的。真正完整的“生命哲学”或生命美学理应是对“人”的系统而辩证的把握，而不是仅仅关注人的本能、潜意识与非理性，或仅仅关注人的智能、显意识与理性，也不是先验地、机械地将某个方面始终视为根本的、主要的方面。相对于许多实际上是肢解了人的生命的理论，作为全息观照性质的“人学”的文学世界则更贴近人的生命真实。

注重从“生命的真实”以及相应的“心理的真实”这一基点上来看待文学，这使我们意识到了心理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因为无论是人生的什么景观或体验，只有进入具有审美创造功能的“心理场”，才可能转化或结晶为文学作品。正是这“心理场”将“对象”“作家”“读者”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我们要探讨中国现代新文学，就不能不密切注意“新文场”与“心理场”的内在联系。新生命的心灵化是创造新文学的关键，相应地，我们也只有从心理场的角度才能寻觅出新文场的矿藏。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这里说的心理分析是带有广义性的，与弗洛伊德创设的狭义的心理分析相关却并不相同。广义的心理分析也包括对生命现象中的性、梦，生、死或潜意识的探析，但同时又关注着文学中的文化心理、时代心理、民族心理、阶级心理与个性心理等，积极借鉴各种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来达到对文学现象进行心理分析的目的，通过带有综论性、比较性或透视性的心理分析，从而对新文场中的创作心理、对象心理与接受心理有所揭示。而在具体的但并非系统的分析中，我们仍然强烈地感受到，新文学的作家们对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总是那样倾心地向往，热烈地追求，无论是经受了多少痛苦与困惑，都没有失掉这种心气，都没有窒息这种心声。深情而热烈地呼唤着新的生命，这是新文学最为激动人心的主旋律。而“新文学”也与“旧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



“文心”方面依然有古今相通的地方。尽管笔者主要关注的是“新文学”或现代作家的“文心”，却也要在古今中外连通的视域中加以“窥探”。由此，便有了本书的构想。

《心事浩茫连广宇——作家“文心”窥探》，借用鲁迅先生诗句为本书的主题，将作家们的浩茫“心事”与存在于人之内外的“广宇”联系起来，也参照文论界关于作家创作心理的“内宇宙”等观点，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创作，从作家到读者，以广义与狭义的心理分析为主要视角，对中外作家尤其是中国现代作家的“内宇”，结合其文学文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力求得出能够贴近真实且能激活思维、耐人寻味的论断。既从世界学术视野关注“五四”以来文学现象所蕴含的生命意识、文化心理，也密切关注具体作家创作心理以及文本潜蕴的意识、无意识内容，还努力从文学实践层面向理论层面拓展，致力于相关理论问题的思考及“文艺性学”的建构；既关注作家们“心事浩茫连广宇”生成的人文现象，更追求“于无声处听惊雷”式的心理窥探或心理分析。笔者秉承“古今中外化成现代”的学术理念，坚持“大现代”的人文立场和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长期追索并严肃认真地探讨不同层面人性，包括本能与文学的内在的复杂关联。同时注重结合当代实际人生体验和当代学术思潮来审视历史上的作家作品及读者所涵容的心理世界，由此体现出强烈的“当下关怀”或学术当代性。其鲜明的当代性特征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联系文学发展的当代性要求有选择性地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研究对象，并不苛求面面俱到；二是在具体的文学历史现象研究中，从理论的高度总结出具有现实指导性意义的学理根据和经验教训，给当代文学的发展以有益启示；三是运用现代价值观念与审美眼光，透视作家“文心”及其嬗变，在现象分析、个案透视和理论探微等方面进行了专题性强且各有侧重、互有呼应的深入研究，并给出了一些新的学术判断。

上篇



现象分析



第一章

古代情爱文学的心理意识和文学呈现

在文学世界中有广义和狭义的“谈情说爱”，无情无爱的文学从根本上说就不是真正的文学。以冷峻或“冷文学”著称的鲁迅先生也曾言：“创作总根于爱。”^①由此“寻根”，就会发现自古以来，“文学是人学”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诠释为“文学是爱学”。如果说生命的发生与性际生活具有永恒性的关系，那么也可以说，孕育生命、创造生命过程中的“性爱”或“爱情”也具有永恒的价值，并由此形成描绘性爱或歌颂爱情的文艺主题。通常人们称此主题为“永恒的爱情主题”确实由来有自，且由爱引发的爱恨情仇构成了文学的主要意蕴。当我们探究作家的“文心”时，便不能忽视古今中外作家的“爱心”。从哲学意义上讲，爱或情爱，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种情感联系，失去它就意味着灾难或缺陷，因而著名学者弗洛姆称之为“生命之爱”^②，倍加推崇与强调。而情爱尤其是爱情，恰是人类生命长河中的永不枯竭的流水，致使表现情爱的艺术追求自古以来绵延不息，从未中止。

^① 《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1页。

^② 参见〔德〕E. 弗洛姆《生命之爱》，罗原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



第一节 古代情爱文学的生命意识

失意补偿，是古代文人在情爱文学中表现最为强烈和充分的一种生命意识。

人的生命是一个不断建构与消解的生命系统。这一生命系统不断地输入输出，关键取决于人的生命本体所形成的调节机制。本来，作为一个生命系统的内在需求理应是多方面的，但经由环境与人的不断相互作用，人之内在需求的某些方面往往受到了抑制。但仅仅是抑制，而不是消灭。被抑制的方面则要求通过调节机制加以补偿，否则就会造成生命危机。这在人的情恋性爱生活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失恋乏爱而求功业、宗教、艺术以补偿者有之，而追求功名、信仰不成而转求情恋性爱及文学以补偿者亦有之，失此求彼，失彼求此，常常是生命使然甚至令人无可奈何的事情。

中国古代文人在人生追求的道路上，得意时少，失意时多，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要在性际生活中寻求补偿。这种性际生活有时是现实的，有时却仅仅是精神的；有时是婚姻的，有时却是非婚姻的。更多的情形则是这两方面的结合。由此获得的生命体验常常成为文人创作的动机和内容，并进而发展到使整个文学活动都内化为一种生命调节机制。失意文人寄情于性际生活，这是一重调节；再将其真切的体验（当然还有间接体验、见闻想象之类）诉诸文墨，这又是一重调节；继之再自赏己作或与他者交流，又获得一重调节。经由实际的与精神的种种调节，失意文人的心怀差可慰藉，生命之树或得沾溉。假如我们设想，古代文人在功名或生存道路上竭



力奔竞坎坷蹉跎时，绝无任何实际的或精神的情恋性爱可以寄情排遣的话，那会是怎样的情形？

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柳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类的告白，传达出了千古失意文人的真实心声，亦是对上述假说的应答。窃以为，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位最伟大的失意文人当推孔老夫子，他的竭力入世的“孔氏情结”就泄露了他心头的秘密，使人想到他的著述、编辑、教育等文化活动亦与情恋性爱方面的原生生命体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最伟大的失意文人或当推屈原大夫。在他的最伟大的诗篇《离骚》中，“唯欲婚简狄，留二姚，或为北方人民所不敢道”^①；在《湘君》《湘夫人》《小司命》《山鬼》《思美人》等作品中，也都明显流露了他对不朽爱情的由衷礼赞，呈现了他对美好女性的思慕向往。尽管这种寄情中有深厚的政治隐喻，但毕竟是部分地建立在性际关系的交流之上的。至少在他的“香草美人”的“诗歌意象丛”中，隐含着他心理层面的政治与情爱的双重需要与满足。其心理活动必然是“双关”，而非“单关”。倘从单纯的性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屈原诗作，也许会觉得有点陷入自恋、幻恋的心理误区，然而屈原实际上又是很清醒的。因为他个人虽有诗人对恋情的渴望与敏感，却更有政治家的智慧与抱负，所以他不会将情爱真的置于功名（爱国卫国）之上，哪怕是暂时的，也难以被他的理智所允许，所以他终于别了人间，走向水府。这种生命的悲剧无疑含有崇高的意味，但却同时证明对人间情恋性爱的捐弃亦会留下生命的遗憾。

多少代了，文人总是经常在生活中扮演这样那样的悲剧角色，但似乎唯有在言情说爱及其相应的文艺创作上可独占鳌头，补偿失意的生命养料

^①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页。